



第六十三期 · 2015年1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 學佛

青楓：我們經常聽到「學佛」或者「佛學」兩字，照字面解，「佛」，即是覺者，那麼「學佛」便是指學習覺者的行為。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佛學」為覺者的學問？

修智：這樣理解，也未嘗不是道理。「佛學」是指佛文化裡的學問，「學佛」則是指向覺者的行為學習。覺者的行為又是什麼呢？我們不妨先追尋一下：悉達多太子為什麼要離開皇宮。根據經文記錄，悉達多是為了尋求解脫老、病、死之苦而離開的。

青楓：即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放棄所謂繁榮富貴的生活。

修智：這是佛陀的第一個觀念，因此，我們學佛，就在這第一個觀念上，在念念之間去尋求解脫老、病、死之苦。悉達多太子離開皇宮之後，他跟外道學習禪定，這也是邁向修行學習的第一步。從禪定中出生智慧。悉達多經過長達六年的苦行，最後終於醒悟過來了，他講了一句：「苦行非道，樂亦非道，不著苦樂，行於中道。」他意識到苦與樂都不是解脫老病死的方法，他通



如意吉祥

妙法寺仝人恭賀

過自己的實踐與參悟而啟發了世人如何可以解脫老病死憂悲惱之苦。

青楓：佛陀菩提樹下悟道，這行於中道的說法，就是一個面對現實的實事求是的做法，面對老、病、死這問題，以苦行去尋求解決，並無得着；以所謂「行樂及時」去面對

嗎？「樂」過之後，問題仍然擺在眼前，也沒有得到解決。所以佛陀說「苦行非道，樂亦非道。」佛陀是在菩提樹下成佛道，他又對我們有什麼啟示呢？

修智：佛陀是以「因緣法」悟道。他啟示我們，必須明「因緣果報」，有如是因，則有如是果，苦因得苦果，樂因得樂果；及「時節因緣」，即是在恰當的時間及地點做適當

的事情，則煩惱無從生起。

青楓：其實不少民間俗語所說的「與佛有緣」，是很好的說法，譬如那句「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如有未報，時辰未到。」不是很有道理嗎？這正是「因緣法」。

修智：對呀！我們可以總結一句：「過去如夢，未來如雲，把握當下，福慧增長。」



佛桑

你在公園裡，可能也常見到這模樣兒的花朵，紅紅的，白白的，黃黃的，花朵很大，五個花瓣合組而成，中間一支長長的花蕊伸出，煞是好看！

該花的中文學名叫“佛桑”，很教人嚮往的一個名號。它別名也多，木槿、朱槿、大紅花之外，更有一個叫法，稱之為扶桑。“佛桑”與“扶桑”的讀音接近。大詩人李白有詩句：「將欲倚劍天外，掛了扶桑。」

佛桑喜歡溫暖、濕潤，四季開花，不用怎樣打理，生命力強，所以很多園林師喜歡栽種。

吉祥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陀園給孤獨精舍。

時，已夜深，有一天神，殊勝光明，遍照園中，來至佛所，恭敬禮拜，站立一旁，以偈白佛言：

眾天神與人 渴望得利益 思慮求幸福 請示最吉祥

世尊如是答言：

勿近愚癡人	應與智者交	尊敬有德者	是為最吉祥
居住適宜處	往昔有德行	置身於正道	是為最吉祥
多聞工藝精	嚴持諸禁戒	言談悅人心	是為最吉祥
奉養父母親	愛護妻與子	從業要無害	是為最吉祥
佈施好品德	幫助眾親眷	行為無瑕疵	是為最吉祥
邪行須禁止	克己不飲酒	美德堅不移	是為最吉祥
恭敬與謙讓	知足並感恩	及時聞教法	是為最吉祥
忍耐與順從	得見眾沙門	適時論信仰	是為最吉祥
自制淨生活	領悟八正道	實證涅槃法	是為最吉祥

Maha-Mangala Sutta

Thus have I heard. On one occasion the Exalted One was dwelling at Anathapindika's monastery, in Jeta's Grove, near Savatthi. Now when the night was far spent, a certain deity whose surpassing splendour illuminated the entire Jeta Grove, came to the presence of the Exalted One and, drawing near, respectfully saluted him and stood at one side. Standing thus, he addressed the Exalted One in verse:

Many deities and men, yearning after good, have pondered on blessings. Pray, tell me the greatest blessing!"

"Not to associate with the foolish, but to associate with the wise; and to honour those who are worthy of honour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o reside in a suitable locality, to have done meritorious actions in the past and to set oneself in the right course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o have much learning, to be skillful in handicraft, well-trained in discipline, and to be of good speech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o support mother and father, to cherish wife and children, and to be engaged in peaceful occupation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o be generous in giving, to be righteous in conduct, to help one's relatives, and to be blameless in action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o loathe more evil and abstain from it, to refrain from intoxicants, and to be steadfast in virtue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o be respectful, humble, contented and grateful; and to listen to the Dhamma on due occasions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o be patient and obedient, to associate with monks and to have religious discussions on due occasions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Self-restraint, a holy and chaste life, the perception of the Noble Truths and the realisation of Nibbana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A mind unruffled by the vagaries of fortune, from sorrow freed, from defilements cleansed, from fear liberated — 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Those who thus abide, ever remain invincible, in happiness established. These are the greatest blessings."

藍蝴蝶

「呼形喝象」雖是一個風水名詞，但用在其他方面亦可以，特別是在植物生長形態上，那就不僅是呼形而喝象了，還可以在顏色上令你留下深刻印象。

譬如我今天介紹在妙法寺裡也栽種上的幾盆花草，它花的形象像什麼？大抵你一看便會說：「像蝴蝶，像飛舞中的蝴蝶，而且都是可愛的淺藍色，就稱它為『藍蝴蝶』吧！」

對，它的俗名就是「藍蝴蝶」，也有稱為「紫蝴蝶」的，就因為它的顏色偏於紫藍。當然它的形象就真的很像一隻蝴蝶在飛舞，整棵花樹不是很高大的，都是一米左右，它是熱帶性常綠灌木，與龍吐珠、龍船花是同屬「親兄弟」，所以樹身也長得相似，但花形則絕不相同。

藍蝴蝶的花形其實並不很大，但密密地生長出來，乍眼看去，彷彿一群細小的藍色的蝴蝶在綠葉叢中翩翩飛舞。



大花田菁的果實

上期「妙法」通訊，我們介紹了一種在本港比較少見的花草——大花田菁，在妙法寺內好幾個角落都有栽種，且正值開花季節，一條條奶白色的，像「月半彎」的花朵簇掛在樹葉下，別有一番觀賞情趣。

原來，這些花朵盛放之後，會慢慢地伸長出果實，在過去一兩個月來，看着這些像「角豆」那樣長條果實慢慢生長，一條條垂掛着，有些還長近二十吋的，真像我們平日所吃的「角豆」，而它也確是可以作為膳用，大花田菁真是另類的觀賞植物。





最後的選擇

話說有一位皇帝想修好一座古寺，為了達到最佳效果，他邀來兩組人，一組是著名畫師與工匠的組合；另一組是幾位和尚。為了看看他們的本領，撥出兩座小寺院由他們各自發揮，然後再來比較決定。

畫師與工匠發揮了專業才華，用大量精美顏料在牆壁上繪製出生動畫圖，坊眾們看了也目定口呆，實在精采！

至於另一組的幾位和尚呢？那幾天他們並沒有繪畫什麼，祇是勤奮而用心地以粗布、清水把寺院牆壁洗擦乾淨。

皇帝看了這兩座小寺後，思索良久，最後有所決定了。他最後的決定是採取哪一組呢？

——我這樣說，你也許也不用考慮便回答：相信是選擇了和尚那一組。

是的，是作了這樣的選擇。但為什麼作這樣選擇呢？我們不妨在這問題上思考一下。

.....

把牆壁洗擦乾淨，原來那簡樸的面目便呈現出來。

小寺的周遭都栽種了竹、花草，還有好幾棵大樹，早上、下午、黃昏，太陽照射的角度不同，反映在寺院牆壁上的竹影、樹影亦隨之不同，還有那光影的變化；微風吹拂，樹影婆娑、竹枝搖曳，這古樸牆壁便浮現出一幅幅醉人畫面。

它給我們的思考是什麼呢？

質樸潔淨的牆壁，就好像我們的心，外間的一切反映到心中來，而又不曾影響到我們的「本來面目」。

——古樸的牆壁，呈現花草樹木的影象，一如我們這純樸的「本心」觀照着外間事物。大抵，我們也曉得那位皇帝為何作這樣的最後選擇。

新春期間舉辦—— 「妙法園林」圖展

妙法寺的園林景色，向來受善信喜愛。我們「妙法」通訊每期亦撥出篇幅作專題介紹。

花開花落，是歲月的更替，是生生不息的自然景象。一年四季裡，妙法寺內的花草樹木，總是變化萬千，有些花樹三幾天的綻放美麗之後，又從絢爛歸於平淡；有些則頑強地、持久地堅持開放，像湧地金蓮吧，它可以持續開花三幾個月的。……

無論怎樣，在妙法寺園林裡，可以看到幾十種花草樹木，有些是姿態萬千，有些則是罕見品種。這次我們辦的「妙法園林」圖展，是記錄了妙法寺盛放開來的花樹，有些是「曾經擁有」；更多的是依然長得好好的在延續美麗。

「妙法園林」圖展將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即農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展出個半月，直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展覽地點：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

在此，順祝大家羊年如意吉祥，身心愉快！



這是什麼 “小精靈”

如果我說：“這是頻婆！”也許，聽者祇是“哦、哦”兩聲，仍是一派茫然。假如我說：“這是鳳眼果！”不同了，“噯？鳳眼果？這果實果然很像一對鳳眼。”鳳眼果是別名，它實際上就是頻婆果。（“頻婆”兩字是梵語:Bimba。）

頻婆果形狀趣怪，像什麼呢？像人們戴上一副厚厚的紅色眼鏡，一雙鳳眼在紅框內轉動，驟看起來，還以為幪面超人的一副眼鏡掛在樹上。

頻婆，不僅果實形狀怪，它的花也教人意想不到，你怎麼可以想到它是一朵朵“洞穿着一對小眼”的小白花，像一群“小精靈”聚生在一起，由此而形成一幅可觀的圖案。

（圖展之一）

書畫喜羊羊

迎接羊年的到來，第一個跳進腦袋的詞語便是——喜洋洋。洋，亦可寫作羊，譬如“如意吉羊”是也！

在這喜羊羊來臨的日子裡，妙法寺在辦“妙法園林”圖展之同時，也一并籌辦一個“書畫喜羊羊”展銷活動，邀請書畫好手寫書法，寫年畫，以一個大眾喜羊羊的價錢展銷，為妙法寺文教中心籌募經費。

敬希垂注

超級盆栽 —— 橄欖樹 (圖展內容)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橄欖樹是怎樣的，來吧，到妙法寺來便會有一個大大的驚喜！原來，妙法寺一下子來了五、六位「巨大」的不速之客 —— 西班牙橄欖樹，它不是樹苗，不是幼枝，它蒼勁如老松，「點祇橄欖樹咁簡單」？原來

它移居妙法寺之前早已是經多年的悉心打理，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橄欖樹，造型奇特，本身就是一個超級大盆栽，非常的可觀，不，應該說非常壯觀！

西班牙橄欖樹是舉世著名的，橄欖產量是世界之冠，排行二、三名的意大利、希臘，加起來還不及西班牙。

我們在香港居然看到這樣奇妙橄欖樹，也可以說是一個緣分吧！



積善與多藏

我們經常接觸一些「人生哲理」的書本或言詞，年少時喜歡談偉人傳記，以作為榜樣；年紀大了，不再那麼雄心壯志了，而此時此刻更喜歡收斂，喜歡隱巧藏鋒。

翻閱「圍爐夜話」，看到一則把果實擬於人的描述，甚覺有趣，且也可以悟到一點：「人生哲理」其實隨處皆有，祇看我們是否觀察入微吧。

且讓我抄錄這「夜話」供大家細嘗——

「桃實之肉暴於外，不自吝惜，人得取而食之；食之而種其核，猶饒有生氣焉，此可見積善者有餘慶也。栗實之肉秘於內，深自防護，人乃剖而食之；食之而棄壳，絕無生理矣，此可知多藏者必厚亡也。」

（言詞簡潔易懂，也不必再注釋了。）

平常話

「做人要安於本分，不安本分者，是自尋煩惱！」

此話我們常說，也當明白個中道理。但能真正記於心頭時加警惕者，究有多少人？

「圍爐夜話」裡便有這樣一句——

「穩當話，都是平常話，所以聽穩當話者不多；本分人，即是快活人，無奈做本分人者甚少。」

道理就是這樣了，所謂「穩當話」，即是指有道理的說話，但人們却認為它聽來平平無奇，認為是老生常談，因此而「左耳入，右耳出」的視作「耳邊風」。「安本分者，即快活人」，這是知足常樂。「知足」兩字，不是不思進取，而是真正知進知退知分寸。

專注

詞語的運用，我想很多時候是看你的心境不同而有所變換。表面上看可能很傷感，但實質呢？在當事人來說，說不定是另一番景況。

——孤燈讀殘書！

我寫下這一句、畫下這幅圖，你怎樣理解？「孤燈」，已給你一個寂寞冷清的感覺，再加上「殘書」兩字，那真夠沉重了。

但換過另一角度言，這可以是另一回事，甚至可以是一個沉住氣、刻苦鑽研的勵志故事，「孤燈」可以理解為一心一意，心無旁騖的專注；「殘書」呢？這個「殘」字，可譬喻為「舊」，是有價值的古書。

我不認同「自古聖賢皆寂寞」這句話語，寂寞，是外人的看法而已，如果是聖賢，專注於自己熱衷的事項上，何寂寞之有？——一切都在乎自己的心境。



善緣好運

何先生堅信着「命運」的說法，他想：既然一切都由命運來主宰，他亦無需要付出努力去爭取。然而，這數年來，他的生活一直是平庸的，他心想難道自己的命運就注定如此嗎？

有一天，他帶着疑問去拜訪一位禪師，並問：「世間真的有命運這回事嗎？」

「有的。」禪師回答。

「那我的命運在哪裡呢？」何先生問。

禪師讓他伸出左手，然後給他指着說：「你看清楚了嗎？這條橫線叫做愛情線，這條斜線叫做事業綫，另外一條豎線就是生命線。」

然後禪師又讓何先生跟自己做一個動作，他把手慢慢地握起來直到握得緊緊的。

這時禪師問：「你說這幾根線在哪裡？」

那人迷惑地說：「在我的手裡啊！」

「命運呢？」禪師問。

何先生終於明白，原來命運是在自己的手裡。

因此，只要自己不斷地努力，多種善因，多結善緣，自會結出善果，帶來好運，就如星雲大師所言：廣結善緣，自會帶來好運。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傲慢與偏見

西方有名著「傲慢與偏見」。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傲慢與偏見都是經常被提起的，也許字詞的寫法不同，但詞義是相若的，我們常說的「慢」，便包含了「傲慢」之意；「執」，是帶着「偏見」。在佛語裡，「慢」與「執」是經常地用來警惕我們自己。

「五毒」裡便包括這「慢」——貪、瞋、痴、疑、慢。這「五毒」也不是「順序」排列，就像「戒、定、慧」三字，是互加協調，互為鼓舞與學習。

「傲慢」以什麼來對治呢？

我想，就用「謙卑」吧！

我們待人接物着着以謙卑出之，必然會消弭那傲慢之心，譬如，我們對某些技藝有一得之見，在誇誇其談之前，忽然想到：「一山還有一山高」，或者，「所謂創見，並非什麼發現新大陸而祇是自己孤陋寡聞而已」，如此謙卑一想，則傲慢之心便會消弭。

對於「偏見」亦作如是想。治理「偏見」之良藥，則不妨用「心無所住」。此「藥」也，不慍不燥，不寒不熱，平和得很！「壇經」裡有一句：「不思善，不思惡！」何謂「善」？何謂「惡」？每人有不同理解；語境、場境的不同也容易有所偏差。倘若心無所「住」、心無所「執」，則偏見亦會隨之消滅。

——是消滅而非消滅。

貪、瞋、痴、疑、慢——這「五毒攻心」是一生一世的內心爭鬥，即使是高僧也不可能徹底的將之消滅。雖然是消滅不了，但卻可以消滅，甚至是大大的消滅，一如把一撮鹽溶在水杯裡，這水杯裡的水必然苦不堪言；倘若把這一撮鹽放在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桶裡呢？苦味便會大大消滅。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壇經密碼之八

“六祖壇經”，簡稱“壇經”。

此“經”對於佛教來說，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但如果說它“離經叛道”，則似乎過火。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時下注釋“壇經”的著作，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

青楓謹識

佛理 · 畫理

有一則小故事——

一位洋畫家拿着《壇經》，要求一中國女畫家為他解釋一下「畫理」。女畫家茫然：「我知道我們有《壇經》這本書，但這是佛經，你怎麼叫我講畫理呢！」

這位洋畫家也詫異：「你們中國有這麼好的畫理書，你不知道？」

.....

《壇經》被視為唯一一本原產於中國而被稱為「佛經」的「經書」，可見它是多麼的教人重視。事實上它內裡所談及的佛理，是既有傳統而又發展了傳統，套一句時髦話語，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佛經」。

有關這點，很多歡喜看《壇經》者都曉得了，但把《壇經》視為「畫經」，這可是新鮮話題。

當筆者看到這則小故事後，頓然精神一爽，我一直認為，倘若把《壇經》核心內容融

匯到繪畫上來，那在畫藝上將會獲益良多，可想不到原來有人早已視《壇經》為「畫經」了。

《壇經》與「文人畫」，更有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甚至有「相逢恨晚」之感，兩者都在講淡泊空靈，兩者彷彿都在同一個領域裡共生共存的。

且讓我引述一小節，你真的以為惠能在講「畫經」了（「機緣品」裡一則「方辯塑像因緣」）——『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西蜀人，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這裡的「我師」，是指達摩。）師（惠能）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指（不知所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曰：「汝祇解塑性，不解佛性。」.....』

方辯是塑像高手，為六祖惠能所塑之像唯

肖唯妙，但惠能却說：「你祇解塑性，不解佛性！」

看到這裡，大抵你也曉得我想說什麼吧？我們好些繪畫者就是這樣，祇求傳真，可形相之外的神韻又如何呢？寫畫如此，寫書法亦然，不少書法學者拿着一本碑帖「死臨爛臨」的，追求的祇是形似，以「幾可亂真」為追求的終極目的，這叫做書法嗎？如果「祇懂塑性不解佛性」，那祇是祇知道如何「真實」地去表現物象，而不透徹理解物象的精神。這樣的「真實」其實並不「真實」。佛理如此，書畫原理亦然。兩者何其相似也。

《壇經》裡很多章節都可以作為畫理來理解的，再從「定慧品」抽一節看看——

「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

「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寫畫寫書何嘗不是這樣？我們得法後，必須忘掉法，即是我們純熟地掌握了技巧之後，下筆時不要再記住它，否則，難有所謂揮灑自如，這不就是「心若住法，名為自縛」嗎？

惠能說：「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同樣是很好的「畫理」，——我們不要被技法牽着走，我們把技法轉化為為我們的創作服務，這就是「心悟轉法華」。「法華」兩字，也有雙重意思，除了指「法華經」外，「華」，即是「花」，法華，我們不妨理解為佛法的道理。

《金剛經》名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放在書畫藝術上，道理亦然。

我們舉頭望天，會看到浮雲片片，甚至有時還會「烏雲蓋頂」，快下雨了，雨後，「烏雲」散去，又重現一片光明……

天上的浮雲，你有什麼看法？

《壇經》之「懺悔品」裡有這樣一段話——

「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日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

好了，我們看了惠能大師這一段《壇經》話語，心頭可能會有一點澄明的醒悟——

是啊，人性本清淨，我們的心本來就是清淨的，那些煩惱事就好像浮雲那樣遮蓋着我們！當這些浮雲被吹散了，不就是光明重現嗎？當煩惱給解除了，不就輕安自在嗎？重要的是「人性本清淨，我們的心求清淨」。

今天，很多人都有坐飛機的經驗了。我們在

地面舉頭所見，天上或有厚厚烏雲密布，但當飛機衝上雲霄，穿越雲層之後，所見到的不就是一片光明嗎？正如千年前惠能大師說的：「如天常明，為烏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

所有的「惡」與「善」，都不過是心意的轉換吧？把「心魔」除去就如吹散「烏雲」，之後便「上下俱明，萬象皆現」。

我們細讀《壇經》，當會發見它真可謂「段段精采，字字珠璣」。（請記著：是細讀，是慢慢的咀嚼，慢慢地消化吸收而不是水過鴨背的讀過就算。）

《壇經》的精采，在於它不套在舊式裡，它不會「依經直說，對於那出色卓越的佛經，它是消化了，然後注入自己的看法，——任何有價值的言行，都必須注入自己的見解而具新意，這可不是「繙譯」。

浮雲蓋覆

陳國泰的 工筆畫



國畫，分兩類，一是「寫意畫」，另一是「工筆畫」，寫意者多，繪畫工筆者越來越少了，而七十餘歲仍在工筆，且又是三、四尺大畫者，更是畫壇裡的「稀有動物」。

眼前便有一位，那是七十二歲的陳國泰先生，他花了數十小時以工筆畫了一幅觀音像送與我，且由其內弟寫一篇心經，這份隆情厚意，真教我說不出話來。

我常覺得，一位寫工筆畫的人，必然是心思細密、性情沉實的人。與國泰大兄交談起來，却又發現了另一點，他原來是一位「無所謂的人」，他不着意於追求什麼財富。「夠使就得啦！」他說：「仔女大女，我倆老食得幾多呀，開開心心過日子就得啦！」

他外表老老實實，一雙神采內斂的「工筆眼」，蘊藏著率直的「藝術人本質」。

陳國泰還有一項迄今少為人知的「絕藝」，那是與眾不同的裱畫。他認為：傳統方法所裱的畫，比較容易摺皺，他便針對這一點而發明了捲



入筒裡的方法，要掛起來，從畫筒裡拉出來就是了，且可以既是掛軸也可作為「壓鏡」。陳先生送與我的這幅觀音像，就是用這種方法裝裱起來的。我對他說：但願你這門絕藝發揚光大地推出市場，相信會受一些書畫愛好者歡迎。

陳國泰呵呵笑兩聲：「沒所謂呀，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秘密，我歡迎書畫朋友問詢。」

這樣一個開心快活人，祝他身心康泰，生活愉快！



如意吉祥

很喜歡與一些好學人士交朋友，陳劉修婉是其中一位，她不但勤於學習書法，近日更追隨姜中丕先生學拓刻，而且興趣甚濃。劉修婉既是寫書法的，刻起印章來索性直接下手，不作布局修飾，這看起來更形樸拙。這個「如意吉祥」如何？

劉修婉則謙曰：「不算作品，交功課、交功課！」

簡約之美

無論是攝影、繪畫，甚至是我們平日的的生活，我想，如果能夠強調「簡約」兩字，將會是一件很好的作品！——生活也可以視之為「作品」的，這樣的生活將會是很具藝術性的生活。

看到李志榮這幅攝影作品，對稱的門牆、對稱的花叢，這其實就是美學裡的簡約之美。

日前，筆者與李志榮到錦繡花園「探訪」那一對黑天鵝。

天鵝本身綫條簡潔，浮游在水面上也沒有什麼大動作，都是那樣的優雅，配合上平靜的湖水，還有那樹叢的倒影，整個畫面便帶給我們一份簡約之美。



保持童真 ——依然的吳承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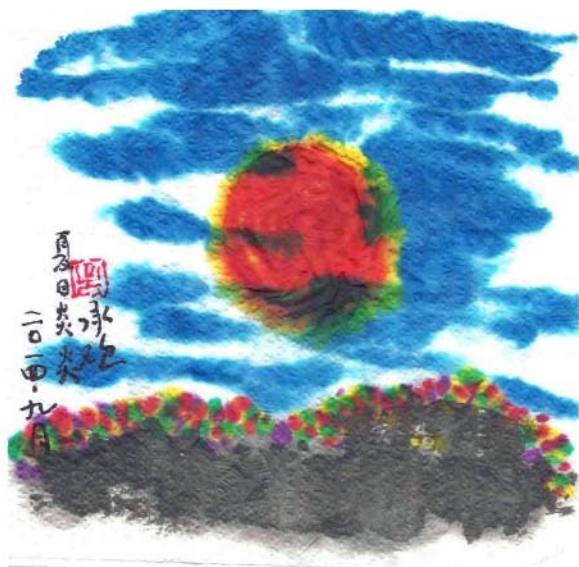
吳承歡(左)與陳青楓三十年後重逢

一位三十多年前移民澳洲後再沒有見面的朋友，前些日子聞道他回港一行，撥電話聯繫之，他却因為「斷片」而忘了我這朋友了，於是引出一段感慨——斷了片就放下吧，不用嘆惜！

不料，兩個月前接到他的來電，原來，他事後驟然憶起，「斷」了的片便再駁接回來，於是日前再來港時我們便相約見面。

此人是誰？——香港第一代電視人吳承歡是也。他與蔡和平都是香港電視界的拓荒者，蔡和平是做節目製作的，而吳承歡則是工程人員。三十多年後再聚，問他：可還有畫畫？

「有呀，」他說：「不過仍然是玩玩下，隨便拿起筆拿起紙便塗鴉，所以我的畫往往是在餐巾上畫的。」



「啊，怎麼回事？」

「約了人在餐廳見面，對方未到來，我便拿起餐巾塗抹了。……你看怎麼樣？」

他從電話裡按出幾幅作品。

「哈，色彩熱鬧，結構簡潔，而且是心有所感才動起筆來，這種個性強烈的作品，你幾十年沒變，依然很吳承歡的。」

「很吳承歡」是怎麼回事？

——那就是他仍然保持那份童真。他早期跟過丁衍庸先生的，所以作品也頗有丁公那簡約的風格，但那份童真却有些與生俱來的感覺，最少也是他一貫以來的處世及生活態度。

吳承歡將於今年（二〇一五年）辦一次個人畫展，那是他對人生的交代，對自己的交代！我熱切期待他的作品展。

吳承章的「一個東方的紅氣球」

我收到吳承歡兄捎來的一份畫展場刊，題目是「一個東方的紅氣球」。

原來這是二〇一三年他弟弟吳承章的遺作展。吳氏兄弟倆外貌相似，因此很多時被朋友們張冠李戴的認錯人。早在十多年前，我在畫展場合遇上吳承章，我向他打招呼，他微笑地回應：「你一定以為我是吳承歡！」大抵他也遇過不少類似巧合場面了。兄弟倆外貌相似，以至愛好也是近似的，——都是喜歡繪畫，祇是承章先生對繪畫更投入，以至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他們所共同的畫風則是色彩強烈，「脫軌」，不受傳統束縛。

這個「一個東方的紅氣球」畫展，是一項慈善活動，售畫所得款項，悉數捐與名為「蝴蝶之家」的慈善機構，此機構是專門為收養被遺棄的患病兒童而設的臨終護理中心。

「蝴蝶之家」是設於中國湖南長沙市，吳承歡的太太自二〇一〇年起，每年均從澳洲前往中國這「蝴蝶之家」參加義務工作，被那裡的工作人員深為感動。

——讓那不幸的短暫生命在終結前獲得一點欣慰，就像化繭而出的蝴蝶，生命雖短暫，但也迸發出一點生命的光輝——這是蝶舞。

吳承歡今年的畫展，將是延續他病逝的弟弟——承章這份善意。



吳承章及他的個人作品





人，應該簡單

「人」字，兩劃，簡簡單單的。人，本來就應該簡單，為何把他弄得如斯複雜。

「人」之初，象形，即使進化到甲骨文，這「人」字也像一個人站立的形象，而且是四平八穩的站着。後來有所變化了，「人」字的形態，不再是正面，而是側身的，有半屈膝形態，也有坐與跪的姿態；到後來，綫條化起來，「人」字便簡單得多了。無論是部首的「亻」還是「人」，都是簡單的。

我們本就應該簡簡單單地做「人」。

「民」之源

今天我們所說的這個「民」字，該會有比較好的聯想，特別是當想到那句「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一下子，「民」給捧起來了。但如果我們索本尋源地去查考「民」之起源，則不由得唏噓再三。

原來，在遠古時代，這個「民」字是奴隸的代名詞，沒有了「左目」便是「民」了。在古代，把奴隸的左目挖去，這是標誌——多麼殘酷的標識，「民」，原來就是奴隸。

看不見東西，我們稱之為「盲」。這個「盲」字的組合是「亡」、「目」，而「盲」的讀音又與「民」字接近，可見兩字是有點淵源的。還有，「流氓」這個「氓」字也是同音的，而且「氓」字為何是「亡」與「民」兩字的合併？大抵也與被挖了左目而「民」有關吧！

好了，過去的已成過去，遠古的文字之源也無必要在今天仍耿耿於懷。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